

## 时间之巅（一）

风已经离开了，伴随着那忽明忽暗的尘土。向着风远去的方向眺望，可以看到星空和苍穹。尘土在银河中化作满天星辰，凝结于虚幻的记忆之中。

他伸出手去捕捉风，任凭那尘土从间隙中飞过。

收回手，时幻低着头看向拳中握住的那股微风。他靠在椅子上，旁边开着一盏昏暗的灯，仿佛烛光般的黄晕映衬着整面落地窗外的繁星，让他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宁静与祥和。

这样的静谧是他所热切的。在劳累之后，人总能从自然的美好中感知安慰治愈伤痛。

时幻露出不由自主的微笑。这样的景象他很少能看到，而今晚的成功这件事已足以让他感到喜悦。人不应该贪心，一直盯着这星空看也不好……那银河将会浑为一轮旋涡永不停息地回转，直到你什么也看不清为止……他把双眼从中抽离出来，关掉灯光。

正是深夜。时幻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到床边，倒在了床上摘下眼镜。刚把它放在床头柜上，一股振动感延着手蔓延至全身。同时，黑暗中亮起一束光。

时幻重新戴上眼镜，直起身来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一条消息出现在主屏幕中央：“在吗？”

发信者账号名为“紫维 zhiwei”。

这名字是时幻在学校里的同桌的，尽管他并不明白为什么紫读作“zhi”。从好的角度讲，紫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那种做事优雅而十分认真的女生，而且她也很关心身边人的情况。

“刚才在看星空。”时幻回复道。

“这样啊，我现在也正在看呢。怎么了？你现在要去做什么其他事了吗？”紫维的回复很快就来了。

“我打算睡了，但无妨陪你继续看，假如你愿意的话。”

“好，既然这样的话就一起看吧。”

紫维在对待他人这个方面的特点是善恶分明。她会给予所爱之人无尽的关怀，答以所恨之人冷酷的拒绝。在时幻看来，这是一种极端的性格，所幸的是紫维并没有恨他。

学校里也有些关于紫维的传闻。据说那些对她有不好的态度的人，或多或少地都碰上了生活中本不应该出现的意外。轻则是摔了一跤把头擦伤，重则是整个人性格莫名变得卑贱、无耻。不过紫维仍然只是个每天在班级里对他人微笑的人，似乎与其他人并没有区别。

时幻曾经问过紫维关于这些传闻的问题。得到的答复则是：“那真的是很奇怪呢……”说这话时，紫维跟平常看起来没什么两样。

“你在看哪颗星？”手上的震动感。

“要说的话，是北极星旁边那颗有些灰色的星。”时幻如此回复，但并不指望紫维能认出那颗星。

“我想我找到了。”屏幕上闪烁着字符。

时幻想象着她那如雪一般空灵的声音。不知道紫维是不是真的能够看到。

他想确认一下，或是多发点具体信息，但在他打字时紫维的新消息出现了：“明天有空吗？”

“下午有空。有什么事吗？”

“和往常一样的，把你叫出来玩。”

“那落丝和潜他们两个人呢？”

“问过了，他们都没时间。”紫维回答。

时幻的手指在窗台上敲着。他看向那颗灰色的星，默默地思考着。

从前大多是落丝把他们叫出来的。潜偶尔也有几次，紫维的邀请在他印象中倒是头一回见，或许是缘于她是他们三人的小团体的中途插入者吧。不过，相比之下，他自己可是一次

都没有主动叫别人出来过，这比紫维还要差许多。

“好吧，我同意了。”时幻在屏幕上写下。

第二天的早晨，时幻拿出了他抽屉里的那张地图，最后再仔细观摩了一遍路线。他用手指延着上边描出来的红线一路划过去。

突然地，他停住了。

“啊，对，扑克街。”时幻念着地图上的地名，用手指围着它绕圈，“按照今天下午的计划，紫维说的目的地就是这里。不如经过时仔细考察一下吧。”

让手指继续走完剩下的路直至回家后，时幻把地图折叠好轻轻地放回抽屉里，没有一丝怠慢。

今天上午，也是上次做这件事的一年之后，现在要做的事，被他称为“朝圣者的旅行”，。

那是在去年的某一天，时幻发觉他的记忆与现实出现了差错。他根本不知道母亲跟他说的他上周所做过的那些事，将那些本应该存在的记忆取代的则是另一段陌生的记忆。

那记忆与他无关，好似发生在梦中一般，但确实成为了他的记忆。记忆中的场景，也只有在梦中才能看到。时幻知道自己从未去过这种地方，但他又如何能在记忆明明如此的情况下肯定这一点？

随后时幻去看了心理医生，但对方也不理解这是何等情况。家人的说辞告诉他在他正确的记忆消失的那段时间里，他未曾受过任何巨大的打击与压力，一切都是突如其来。

无法承受自己记忆的改变，本着散心的目的，他走出了家门，开始了没有目的地的旅行。而现在的他，要沿着地图的路线，重新开始过去的故事。

同去年一般，列车里已经人满为患。时幻抓住头顶上的把手，看向车窗外的风景，开始回忆那段来自过去，而影响了他全部的未来的凭空插入他脑中的记忆。

记忆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明明存在脑中有着印象却难以将其完全地提取出来。而且也过去一年了，即使是深刻的记忆也或多或少会忘却一些细节。

在那段记忆中，那个“自己”不是他，时幻——他感觉那具身体的主人是个二十多岁的男人。

原因是什么？他不清楚，或许是他忘记了，或许是他的记忆里根本没有原因，从这段记忆的开头“他”就被关进了一个类似于监狱的地方。那并非什么政府的正规监狱，只是“他”被囚禁在某个地方的地下室里……

但那铁栏杆简直和监狱一模一样。

无论是由于什么原因，“他”被困在了这里。向旁边看去，还能看到形形色色的其他人同样被困。

在“监狱”被困的这段日子里，“他”认识了一个蓝发女孩。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看着其他的方向，靠在栏杆上，神情颓丧，并且头发也因为长期没有修理过也变得乱蓬蓬。

那个女孩是谁？“他”又是谁？这究竟是一场他自己的梦，或真的是其他人的记忆？

他想要找到记忆的主人。

当时幻意识到车里已经没有几个人的时候，他才发觉到自己还一直站着。刚想坐下，才发现窗外就已经是终点站了。站牌“梦境湖泊”立在那里，他下了车，开始沿着岸边走。

水面飞跃着闪光，却又温和而不刺眼。时幻很喜欢这片湖，在去年的“朝圣者的旅行”之前他也来过许多次，因此他很熟悉在岸边有一个定时开船到湖的另一面的码头。

已经到了，是那艘熟悉的船。找到去年茫然时坐下的位置，他再一次坐在那里，试图找回当时的感觉。

“他”和蓝发女孩聊了很多，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忘记了，甚至忘记了女孩的名字。

或许她从来就没有说过。现在能够模糊想起的，大概是她说他们要想法从这里逃出去。

时幻闭着眼，聆听波浪所卷起的风声，在脑中努力地还原当时的场景。

“通向上层的门没有锁上。”蓝发女孩说。

“他”试着推了推那地下室的门，门旋转着，把路让开，闹着声响。

“对，门确实没有锁，但是谁愿意逃出去呢？”蓝发女孩接着说，“根据其他人说的，只要一上楼就会碰到无数全副武装的士兵。而且他们好像拿的也是真枪实弹……”

“你会愿意去追寻一瞬间的自由吗？”“他”是这么问的。

女孩怎么回答实在是难以想起了，不过如果是他自己会怎么回答？大概是否定的答案吧，他可没有这样的觉悟。人们常常认为在危急之时自己有能力成为英雄，但结果只是如英雄一般死去。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他打了个寒战，从停靠在了另一个码头的船上走下。

时幻走了一会儿，随着记忆的脚步来到了他的下一个目标点，一片寸草不生的空地。在这喧嚣的城市里，居然存在着这种无人发现的世外桃源——尽管这里确实什么也没有。

“交错点”。时幻给这片空地取名。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能有那些如过去的他一样迷茫的人来到这里，这里是他们这些人各自的“朝圣者的旅行”的交错点。

他绕着圈踱着步，于安宁之中慢慢推进着脑内记忆的剧情，并来到了高潮的一幕。

最后“他”和蓝发女孩还是决定要逃离，即便要赌上各自微不足道的性命。接受着所有人兼有畏惧和敬意的目光，他们从那扇门里冲了出去，从此再没有回望过门后的世界一眼。

但是事况比他们想象地还要艰难许多，迎接他们的是无数枪林弹雨。在侥幸躲过枪弹但各处仍然被擦伤后，他们唯一的退路成为了一开始他们冲上去的楼梯。没有从这一层逃出去的其他办法了，只有延着楼梯向上。

“继续向上！”蓝发女孩喊道。

绕着螺旋阶梯向上，“他”索性把跟不上他的速度的女孩拖着走——明明应该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为首，但“他”仍然在无意识中选择了去保护这个认识不久的同伴。或许连被保护的她也会感到惊讶吧。

“他”能在经过每一层楼的瞬间看到那里的景象。“他”所处的地方像是一个赌场，硬币与筹码的抛掷声在“他”脑中形成了重重的回响。但是在这一刻，别人的输赢成败又与“他”有何干系？

恍惚间“他”已经带着蓝发女孩来到了顶层。时间太短了。

两人冲进唯一的一扇门，来到了一个全由玻璃（或是某种透明材质）构成的大房间——地板，墙面，天花板，无一不是透明的。外面的世界是流光溢彩的城市，而这里已经没有其他退路。

“现在该怎么办？”“他”问，明明并不期待得到答复。

记忆在这里突然地被切断了，虽然时幻清楚自己明明记得后面的事情。变得和去年时分一样茫然的他，或许还需要好一会儿才回想起来故事的结局。

走出“交错点”，时幻在古旧的街道里前行，按着那份地图上的既定线路走到了扑克街。

明明扑克街算是 H 市的知名地点，唯一来过的一次也只是去年“朝圣者的旅行”，因此他也并不熟悉这里的路，对于这里的景色和建筑物也不了解。

没事，反正过来就是就是为了了解的。

时幻沿着马路慢慢走着。这是一条匆忙的街道，路边形形色色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与他擦肩而过提着公文包的上班族，有在阴凉处化了妆表演的魔术师。他想挤过去去看魔术

师在干什么，流动的人群却阻碍着他前进，他也只好作罢，而选择把注意力放在十足路口对面那个路边摊。路灯转为绿灯，时幻跟从着人流向前迈进。他现在再往小摊的方向走去，却发现那摊主收拾着物品逃走了，原来是因为从另一个方向过来的警察……

最终吸引了时幻的是一幢摩天大厦。那有点像斜塔，但又并非完全倾斜。里面所散出的光即使是在白天也十分亮眼。大厦的中间插着一张巨型的黑桃皇后，逼真的眼神让他产生了那眼睛可能可以动的猜想。他感觉这种大厦应该是这附近唯一有此种高度的建筑。而且，在他印象里，去年来这里时他还没看到过这种大厦，因此它肯定是新建起来的。

在花了好大一阵劲后时幻来到了那座大厦楼下。抬头看上边的金字，写着“扑克街文化博物馆”。

时幻走了进去，沿着顺序一块块板子看下去。

“扑克街是 H 市的著名街道之一，声名甚至在全国都享有荣誉……古时扑克街是赌场与魔术云集之地……”

看到后面的板子都是在写赌场的相关内容，时幻略了过去，他对这些不感兴趣。随即他走到了电梯口，各层的相应分区列在板子上。

“第二层到二十三层全都是赌场吗……我算是懂了那流光溢彩是从哪里来的了。”时幻自言自语道，乘着电梯去了二十四层。接着，时幻又在一块块板子下阅读了起来。

“……古老的魔术技艺拥有无可比拟的力量……当观众被魔术师的表演所折服时，他们的感情实际上就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了魔术师手中……这也是过去的一些所谓‘控制’的魔术的真相之一……”

“被魔术师操纵过的观众在时候常常会觉得难以置信——少数人还出现了心理疾病。从而有人开始对于这类魔术发表抵制的观点，以至于后来发展成派别之间的对立斗争，详见二十八楼的‘魔术谈判’展馆……这场事件的最终结果是大批掌握了此种技艺的魔术师遭到监禁，剩余的魔术师逃向海外……如今此种技艺已经失传，但扑克街的魔术事业仍然在蓬勃向上……”

把紫维带过来看这些话她应该会很感兴趣的。不对，是她叫我出来玩，她是领队，而非我把她带过来。那她应该已经有景点准备好了吧……时幻是这么想的。

时幻打算坐电梯再上去一层，但发觉等电梯的时间太久了，还不如走一边的楼梯。

但他在走进楼梯时愣住了。

因为他觉得这儿他好像在哪里见过。

心中存着疑惑，时幻把脚踏在台阶上走了上去。突然间他听到了零碎的声音，好似狂风卷飞枝叶。

明明走到了第二十五层他却并没有停止脚步，仍然在向上走。随着越走越高，一种猜测在他心中萌生。不至于这么巧吧……又或者说是命中注定的结果呢？他想他已经知道答案了，尽管他不想面对。

继续向高处走去，透过窗玻璃看到的外边的城市也越来越低，时幻觉得他好似在云端走着钢丝，心中的恐惧感每走一步便愈发增大，就算他在另一端安全着陆也仍然会战栗。

他的脚步已经慢到几乎要停下来了。他想要去逃避，但一种宿命感又引领着她前进。犹豫不决，最终的结果是他决定加速前进，放弃思考一次性冲上顶楼。

他确实这么做了，双腿的飞奔让他累得抬不起头。而且，他也不敢抬头去看。

再次下定决心后，时幻眯着眼面对眼前的光芒。

“我们跳。”蓝发女孩说。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他”说。

“跟我走。”女孩一把拉住“他”——那力气竟然大得惊人——“他”被拖着拉到了窗

边，看到女孩正用着坚决的眼神看着他。那眼神里带有的是……一种相信的想法。

“跟我走。”她的眼睛再一次说道。

于是，“他”想也没想就跳了出去，手仍然与女孩握着。黑夜之中，城市里的霓虹灯闪烁显得格外美丽。

他们在空中飞行。

时幻颓丧地坐在那窗边，想不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太奇怪了。无论他的那段记忆是自己的梦还是他人的记忆，都不应该会出现一幢当时尚未建成的建筑的楼顶。

他按住窗台向那底下的城市看去，看到的是一片雾茫茫。他没法看到那些霓虹灯。

就算没有雾，它们在白天也不会亮。

他感觉已经糟透了，从透明的地板上走过回到了那楼梯。突然地，他有了个想法。

不知从何而来的力气让他一路向下狂奔。他甚至忘记了可以坐电梯——亦或是对于这楼梯有了种特殊的感觉，他直直地下到了一层。

并没有找到什么关人的地下室。时幻缓缓地走了出去，旁边是他之前上到二十四层的电梯入口。

这一切都只是巧合而已，只是他运气太好罢了。也可以说，运气太差。

他不断地去安慰自己，走出了博物馆，继续着“朝圣者的旅行”。

在剩下的路途中，他根本无心去看那周遭的景物，路过的一切对他而言已经不再重要。

他开始思考，要不要向紫维提出换个地方。

2021.10.13——2021.10.22

## 时间之巅（二）

他尽量不去看那大厦，但当它来到他面前时他便不得不去面对它。幸运的是，紫维并没有把他带到里面去。

“路该怎么走？”紫维嘟囔着，“我忘了。”

时幻只是跟在紫维后面，盼望着她会走的离博物馆越来越远。不知是由于他的祈祷，或是本来如此，紫维从博物馆旁走了过去，没有抬头看它一眼。他在后面盯着紫维看。

紫维算是有着一种非常奇怪的发型——双马尾呈一种螺旋状缠绕，每条辫子分成了好几条长长的发丝互相环绕着，最终缠结在了一起。那整条辫子作为一个整体摇晃着。

“你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好地方可以去吗？”紫维问。

时幻回头去看那博物馆。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如果不说那博物馆紫维应该也不会奇怪吧。

“不清楚，大概继续往前走就能碰到点什么吧。”时幻说。

“前面到头了。”紫维宣布。

时幻抬头看过去，面前的路牌确实表明了再往前走就要离开扑克街了。

“走，我们再去周围逛逛。”紫维一把抓住时幻。

时幻看到紫维是拖着他右转而不是直直地向博物馆的方向走去，松了口气。

又要回到校园生活了。对时幻来说，这实际上也没什么不好的。不如说学校里日复一日的感觉现在成为了他渴望的——无论如何，前天那件事情也太诡异了。他并非什么都市怪谈或者恐怖小说爱好者，只是想过平静并且凡事归于情理之中的生活，也就是所谓的“日常”。

此刻的他正躺在宿舍的床上发呆。忽然意识到自己本应该醒来，他猛然坐起身，开始了他的校园生活。

“怎么样？”落丝问。

“不怎么样。”潜答。

时幻是听着他们俩没头没脑的问答坐到座位上的。这也便是生活的一部分，大清早人都会有点傻的。

“你怎么样？”落丝转过头来问坐在她后面的时幻。

“我也不怎么样，班长。”他确实过得不怎么样。

“前天你和紫维出去了？”落丝问道。

“对，去了趟扑克街沿着边缘绕了一圈就回去了。”时幻说道，接着补上一句，“因为没看到什么好地方可以去。”

“啊？扑克街好地方可多了，下次等我有时间了我拉你一个个去看——”

落丝是这种热情的人，而那确实也是当一个班长所需要的精神。

“那不必了，我自己去看就好。”时幻觉得那博物馆应该也被包含在了“好地方”里面。

“要不然你跟我讲讲吧。”紫维走了过来坐下。

落丝把一个个名字报了出来。里面确实包含了博物馆。紫维则似乎在很认真地听着。

“嘿，时幻。”潜打着哈欠问他，“交个作业。”

赶紧远离有关扑克街的话题。时幻这么想着，把作业都拿了出来走过去放在潜的桌上。潜微微点了点头，开始整理那一摞作业。他是个细致的人，但在激动的时候又会显得莽撞和心不由己。

时幻对每个人在心里都有几个形容词来评价，比如前面觉得紫维“善恶分明”，落丝“热情”。他自己也明白仅仅用几个形容词是无法完整地描述好一个人的——但那又有什么关

系？

“你们可真能聊啊。”潜对时幻说，此时紫维已经开始向落丝提问了，“像我就没能有什么话题。”

给潜的另一个形容词是“忧愁”，时幻想道。

前阵子闲聊时潜向时幻抱怨过“自己在教室里默默无闻，完全没有作出任何贡献”，时幻的回答则是“你可以先从帮落丝收作业开始”，这之后他们组的作业就放到潜桌上了。

自我价值的实现。听起来是个高大上的词汇，时幻依稀记得谁跟他聊过这个话题。

“赌场不是成年人才能进吗？”紫维问道。

“这是什么问题？”时幻能看出来潜在尝试插入话题。

“在说扑克街那个文化博物馆。想想赌场是博物馆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好大一部分，就觉得十分有趣。”落丝说道，又去回答紫维的问题，“我有几个‘朋友’……额……说白了就是几位住在扑克街的同学，他们以 18 岁的名义浑水摸鱼进去了。当然他们也没钱去赌，只是逛了一圈赌场，然后跟我讲了里面有什么。其实和电影里也差不多。”

“原来如此。”紫维像是在思考什么。

不应该在这里站太久，否则又要被卷入话题了。他一开始就不应该告诉落丝去了哪里的……也没想到落丝会那么了解，实在是失算。

“班长，先交作业。”时幻尝试着打断话题。

“知道的，毕竟潜最近工作很认真。”落丝流利地把作业拿出来放在桌上，紫维也拿了出来。

“那为什么博物馆……”紫维重新开口道。

尝试失败了。时幻的手指不自觉地在互相揉捏摩擦着。

“落丝，出来一下。”老师在外边喊道。

最后算是成功了。嘛，这样应该也算是普普通通的校园生活吧。

时幻他们就读的 H 市中学是一所初高中连读的寄宿学校。初中的时候他就跟落丝与潜认识了，那时候三个人过的可真是快乐的时光。后来紫维作为转校生在高一时来到 H 市中学，他们便形成了这个四人小组。

H 市中学的高中部可以被算作重点中学的，能以转学生的身份来到这里，紫维想必很厉害，至少在刚认识紫维的时候他就是那么想的。

听紫维说她来到这里的故事蛮曲折的：她原本并不住在 H 市所在的省，后来阴差阳错地在另一个市她的阿姨家上了初中，平时成绩也不算很突出但在考试时意外地发挥很好破格进入了 H 市中学。

高一上学期紫维的成绩确实只能排在中后位，但在这一年的稳步上升后已经快追上了永远排在班前几的落丝。至于时幻和潜，他们一直以来都只是普通的中等人群。

“在这里我过得很开心。”紫维这么说，“至少比起以前要好，所以成绩也就上来了。”

说这话时，她靠在椅子上，抬头看向天花板。

时幻选择走向食堂。跟传闻不同的是，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人山人海跑着去吃饭的情景——或许在其他学校会有，但在这里是看不到的。

处在零散的人群中，时幻看向两旁的绿荫。树每天都会不一样，比如眼前这棵似乎就比昨天枝条更弯下来一些。这个趋势应该不会一直保持——不然它就要从树干上脱离砸落在地上了。时幻本想再仔细看看那枝条，但他已经从树旁走了过去，他却又懒得回头特意停下。

自己可真闲啊，他这么觉得。确实，如果不拉个人和他一道行互相聊天，他就会去想别的事情。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吧？

扑克街。他脑海里有个人在说道。那个博物馆与他被替换的记忆，无论怎么说是脱不去干系的……

他的确不想去再想那件事，但如果他不去解开那个谜团，这件事恐怕就会成为他的梦魇吧……他可不想以后再夜晚做梦时梦到这类东西。

他有必要再回那个地方去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被他先前因为震惊而忽略掉的细节。只是，再去单独行动的话，恐怕在直面恐惧时仍会不安吧。

最好找个胆大的人陪自己去，至少会安心点。

但那应该谁？时幻没想到他认识特别大胆的人，也没觉得有谁能够达到让他把一年前的失忆这件事情完完全全地阐释出来的程度。

到时候再想吧。至少现在吃饭才是任务。

时幻把脚踩在阶梯上，缓缓地向前上去。

而至于回去的路上，能够在铁网外看到球场上打篮球的男生们……该说是他没有那份热情还是本来就不擅长于运动呢，反正时幻是无法加入他们的。如果是潜的话，在这一方面貌似还能蛮伸展开来，因此他的身高也就比时幻高了一些。

不过潜那只有一米五九的同桌倒是也很在意身高。虽然在女生中也不算矮，但她还是硬说自己有一米六的，而且还一直喊着要长到紫维那样高——大概接近一米七了吧？

“你是不是在低视我的身高？”落丝完全地猜出了他在想什么。

“没有，我看起来是那样子吗。”时幻试图掩饰道。

“你就没有承认过……算了，这周末还有时间吗？要像平常那样一起出去的。”落丝叹着气。

“今天才周一诶，我可不知道这几天会不会让我的周末有额外安排，但至少目前没有。如果要说的话，去哪里？”

“扑克街。”落丝立刻回答道，“你们俩上次去了扑克街，恰好我和潜都没时间，这回可要复仇一番。”

哦，天呐，又是扑克街，他之前想着找一个人陪自己回博物馆顶层看一下的。

落丝会是适合倾诉秘密的人吗？至少她“热情”，找她倾诉烦恼绝对没问题，但秘密就可不一定了。时幻觉得他和落丝也没有到什么亲密的可以互道秘密的关系，只是认识很久罢了。

他的眼前浮现出潜那张忧愁的脸。潜和落丝好像是青梅竹马来着吧？那应该是很亲密的关系了。

不过眼前的问题是是否接受落丝的邀请。正常来说是会接受的，拒绝显得不大礼貌，但若是不选择落丝为共同行动之人只是单纯地去扑克街玩——这便至少要让他损失一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探索博物馆的任务只能再延迟一周了。

唉，刚刚才说过周末有空，本来应该找个理由说没时间的……

“可以。”时幻尽力让自己的措辞和语气听起来没有犹豫不决的感觉，“时间你有想好吗？”

既然答应了出去，那就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博物馆上，接而将其排出脑海——

“你没意见的话，就周日下午？”落丝说，随即脸转了过来，“你看起来有点不大对劲。”

“啊？有吗？”

“没有，我瞎猜的……教学楼到了。”

日常的校园生活其实并没有什么很有意思的点——时幻也还能接受。当然，偶尔若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并且在他的接受范围之内，他也是乐意去看到的。



“想回初中部看看吗？”星期三午休后落丝如此说道。

此时紫维不在，落丝是对他们两个男生说的。

“你怎么不叫紫维叫我们？”潜说，“那里我们老熟悉了，紫维她应该没有去过几次吧。”

“她经常去诶。”落丝说，“我常常看到她在某些大课间跑去初中部的教学楼。也幸好因为这里和那边隔的不远……很多老师都是同时教初中与高中班级来着的。”

“她在教室里吗？”时幻问。

落丝跑了几步看了一眼，又重新回到走廊上她原本站着的位置，“不在。说不定她又跑那边去了？”

“要不然去那边找找看她在做什么？”潜提议。

三人决定分头行动搜查，时幻是中间的第三、四层。

走进初中生的人之中才发现自己确实比起那时变化了许多，无论是在外貌还是心智上。

他经过的路旁的学生似乎在打量着他，想知道一个高中生为什么要来初中部。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甚至自己好像也忘了，只是沉浸于初中生活的氛围之中。

与高中生活实有许多不同，但他同样喜欢。

“表哥？”时幻突然听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喊道。他回过头去，发现是浪海在朝他挥手。

“好久没见了，”浪海急冲冲地跑到他面前，“还记得我吗？我的名字——”

“你叫浪海，今年初二了，虽然说我记忆力很差但是这个不至于忘掉。”时幻苦笑了一下。

去年记忆发生改变这件事情的知情人员不多，大部分都是亲属，浪海对此也略知一二。要不然找浪海去博物馆？也许是个可行的想法，先放一放。

“那就好。”浪海上上下下将他打量了一番，与其他学生的行为一模一样，然后抬起头问：“你看起来和去年没什么差别，但你觉得我看上去变了吗？”

时幻努力回想上一次碰到浪海是什么时候。好几个月前……也有半年了吧？

“变高了。”时幻最后选择如此回答。

“这是你妹妹？”

时幻往浪海后面看去，紫维朝着他这边走了过来。他确实向组内其他三位成员提及过他有一个通校的表妹的事，不过那应该很久了，紫维能够记得还是很令人惊讶。至少他很羡慕那种记忆力……

嗯？等下，这是紫维啊。

“你表妹叫浪海……”紫维已经绕了过来，盯着浪海的校服看。浪海不满地问时幻：“这是谁？”

“我同桌。”时幻回答道，然后转向紫维，“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喜欢在这里逛逛。”紫维轻描淡写地回答，“你来找你表妹？”

是来找你的。时幻还没能把这话说出来，一个黄色的影子——比紫维要矮——扑在了紫维身上。紫维后退了几步。

“你——在——这——里——做——什——么——”

见落丝把紫维撞开，浪海小声地对时幻问道：“那个学姐又是谁？”

“我前桌，我们班长，性格比较……豪放。”时幻同样小声回答道。

“话说那个学姐，不是金发的那个，就是说你同桌来着，我好像经常看到她在初中部这边诶。”浪海说。

“她确实经常来这儿，我就是来找她问她在干什么的……她刚刚也回答了，她喜欢在这里逛。”

时幻看到落丝用双手推着紫维一路走远了，对浪海挥手道：“我先走了，如果你没有什

么事的话。”

浪海看着他，点了点头。“我没事情，你走吧。”

时幻追上了两人，此时紫维已经挣脱落丝的控制了，正和她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

“哦，刚刚和你说话的那个女生又是谁？”虽然落丝没有回头，时幻也能知道这是问他的。

“我表妹，叫浪海，以前跟你们提到过。”时幻说道，“你们是要准备打架吗？”他看着落丝摆出的一股充满着战斗气息的架势说。

“没有，但是真的要打我可不会输给她。既然找到紫维了我们先回去吧。”落丝重新站好，扭过头来看了一眼时幻又转了回去，“潜八成还在楼上逛着，谁去找他？”

“我把他赶回去。”紫维留下这句话后径直向着楼梯的方向走去。

“额，走了吗……”落丝望着紫维离去的背影，“看来也问不到什么了。你有觉得紫维很奇怪吗？”

“我不清楚。”

“一般人也不会像她那样只是觉得那边氛围好就去初中部待上这么多个中午吧……我觉得她肯定是在这里做什么事的。”

“你不妨调查一下她有什么熟悉的学弟学妹。”时幻说。

“好主意。”落丝低着头说，“只是我也没对她的事那么感兴趣，还做不到什么调查的份上。”

时幻再一次地去仔细回忆那段改变的记忆。

两人跳出窗外后，飞在了空中……这可能吗？他们身上显然没有什么飞行器，因此这段记忆很不真实。

很不真实，那它就是梦。如果是梦，便没有什么好纠结的。时幻努力对自己这么说道，同时继续尝试在记忆里搜寻错误，只是为了让自己的信念更为坚定。

“你真的看起来不大对劲。”落丝说。

此时他们在扑克街的路面上等红绿灯。潜也来了，不过一直走在他们后面一声不吭。

“大概确实如此吧。”时幻并不想回答。

他又能看到那大厦了，从地平线的深处缓缓升起，皇后脸上的笑容逐渐变得清晰。但那张脸是歪的，那整张牌都是歪的……

“你们就都没有什么话能说吗？”落丝问道，“以前出来的时候可都不是这样子的。”潜还是没说话，时幻考虑着要不要强行找个话题。

“那么上周末你们在忙什么，没有来扑克街？”时幻说。

“去了一趟外地，亲戚家。”落丝说，“实在没有办法。几乎是被拉着扯着过去的——光是过去与回来的路上的时间就要耗掉半天，我可不愿意浪费那么多时间。”

两个人不约而同转回头来看潜。

“啊——绿灯了，走吧。”潜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三个人向着对面走去。潜仍跟在他们后面，眼神飘忽不定着：“上周末我就一直待在家里，作业写不完。”

“不至于吧？”时幻说，“上周末作业也不是很多。”

“不知道，反正就是写不完。”

他们已经走到对面了，此时博物馆已经完全立起。时幻装作自然地往右边转，把队伍引向另一个方向。这样的话就看不见博物馆了，心也能安定下来。

“要不要看魔术？”落丝问，脚步停了下来。

这是一座与众不同的房屋——在方方正正的群落中凸显着它那两边拱开的大门，好像是

把左右的屋子都推了开来使其有容身之地。

“可以。”时幻说道，而潜则是点了点头。

他们走进了屋子。和其他在扑克街的相同屋子一样，这里是随时性的魔术馆——随时可以进出，进入后也有着如电影院的座位排布一样的位置可以随便坐。魔术师的表演也是随时的——总会有不认识的人在想不到的时刻就走上了台。不过，魔术馆的表演一般都蛮紧凑的，一个魔术师下台后立刻就会有人上台接替。

待三人买完票走进在位置上坐下时，这已经是一个表演的中间部分了。时幻专注的看着台上的魔术师。

“诶，等下，他刚刚是……二段跳？”

那魔术师确实在跳起后如同在空中踩到了什么东西一般再度成功起跳。他一下子抓住了一根远超过头顶高度的横杆。

“好神奇……”落丝说，“如果我不知道这是魔术表演就会以为他是轻功大师了。他怎么做到的？”

“身上绑了看不见的绳子，上面有人拉他一下？”时幻猜测。

魔术师从横杆上一跃飞向道具高塔的顶端，顺势着跳回地面稳稳落地，自然地站了起来，腿似乎没有一点损伤。刚刚那个高度起码有五六米吧……这个人肯定是动作演员之类的……但突然，时幻想起了什么。

“我说……落丝，你应该去过扑克街文化博物馆吧？”时幻说道，但心里想的和之前不是一件事。

“当然。”落丝说，“我来过扑克街很多次了。”

“那你对魔术的历史有印象吧？”

“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些的。”

“我非常好奇，在‘魔术谈判’前的那种古老的魔术究竟是怎样的。早已失传的‘控制’的魔术，能在表演的时候掌握住观众的感情，甚至有催眠一般的效果。”时幻说，“看这个人的表演，虽然我也感到吃惊，但完全没有任何那种被‘控制’的感觉。”

“那当然，那种魔术手法不是早已失传了吗，现在怎么可能还有。‘魔术谈判’距现在也有几百年了，逃向海外的魔术师似乎也没能够把那种魔术传承到现在。”落丝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倒蛮想体验一下被‘控制’的感觉。那会很刺激吧！”

“但愿你遇不上那种魔术，不然在体验过后你就会冲去找魔术师百般求情让他教你怎么做。”

“我那时传承古老文化。”落丝有点不满。

“不过我很想知道，假如这种魔术重新出现在了世上，人们会怎么对待。由于现在这种魔术已经失传，所以也没有什么像当时那样的法律法规明令禁止……那人们会怎么反应？”

“估计会和当年一样被当成邪教异端去抵制吧。毕竟，要是有什么坏人掌控了就不好了……”

“那坏人也总得先表演个魔术才有用吧。”

“他们说说不定能找到魔术里的本质原因。然后再应用到坏事上……哦，他下台了。”

魔术师向观众鞠躬，一片掌声响起。

“我不想看了。”时幻说。

“怎么会？”落丝问，“你这才刚看完一场演出。”

“反正买的票是一整天的，我先出去转转再回来。”时幻站起身来，从潜身边走过去。他们两个人的目光对上了，但时幻没去看他眼里有什么。

未完待续……